

黃燦然  
著

香港文學評論精選

在兩大傳統的

陰影下



# 在兩大傳統的陰影下

文學已經夠得上票房毒藥了，文學評論更是毒藥中的毒藥。  
一個社會養不起文學評論的書籍，究竟是誰的錯呢？

幸好，藝術發展局資助了這個系列的出版，六位作者分別代表不同年齡層次、不同背景和不同風格的評論，可以算是香港文學評論初步的檢閱。

一般來說，先有文學作品，後有文學評論，但文學評論不是作品的被動詮釋，而是對文學創作本身的總結、歸納與提升。有經驗的作家，從評論者睿智的分析中，思考一些根本性的問題；初涉創作的年輕人，更可通過評論的指引，一窺經典的堂奧。

夏志清教授評張愛玲，對現代中國文學影響深遠，同樣的道理，推動香港文學評論的進一步發展，也必將對香港文學創作起積極的作用。

ISBN 988201684-7



9 789882 016842  
PUBLISHED & PRINTED  
IN HONG KONG

**H.K.\$ 55.00**

在兩大傳統的陰影下



\*9789882016842\*

NT \$250.00

總代理：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黃燦然  
著

在兩大傳統的

陰影下





香港藝術發展局  
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資助

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，本刊物所  
表達之意見或觀點及其所有內容，只反映作者的個  
人意見，並不代表香港藝術發展局立場。

# 天地

[www.cosmosbooks.com.hk](http://www.cosmosbooks.com.hk)

- 書名 在兩大傳統的陰影下  
作者 黃燦然  
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 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—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（總寫字樓）  
電話：2528 3671 傳真：2865 2609  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 地庫／一樓（門市部）  
電話：2865 0708 傳真：2861 1541  
九龍彌敦道96號（加連威老道口）（門市部）  
電話：2367 8699 傳真：2367 1812
- 印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 
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 
電話：2896 3687 傳真：2558 1902
- 發行 利通圖書有限公司（港 澳）  
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 
電話：2303 1010 傳真：2764 1310
- 出版日期 二〇〇五年八月／初版・香港

（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）

© COSMOS BOOKS LTD. 2005

# 「香港文學評論精選」總序

劉紹銘

王德威在〈香港：一座城市的故事〉有言，香港從不以文學馳名，但「在這繁華至極的物質主義環境裏，偏就有人蝸居高樓一角，街肆深處，從事字字句句的手工業，而且居然能串成一個傳說」。

以文類言，這種「手工業」生產出來的文字，以雜文量最豐。小說次之，詩作更少。這與生產環境有關。香港報紙的副刊一直是方塊雜文薈萃之地。因有市場，作品自然源源不絕。相對而言，除了文學雜誌，幾乎再沒有讓作家刊登小說和新詩的地方。報紙的副刊本有連載和刊登千把字短篇小說的傳統，但晚近十多二十年來，香港人分秒必爭的本性發揮到淋漓盡致，再無耐性在報上吸收千字以上的「精神食糧」了。

香港的文學雜誌也少得可憐。除《香港文學》因經費有着落可以每月如期出版外，其他刊物如《文學世紀》每年需要依靠藝展局續命，事事只能「微觀」，實難看

出甚麼「遠景」了。因為整個香港文化氣候不利文學作品的出產與流傳，「不牟利」的文學刊物責任重道遠，在在需要政府的援手。因為樂意刊登「字字句句的手工業」成品的，就剩下這一兩本少得不能再少的文學雜誌了。

王德威心目中的「手工業」，應該包括「漫說文化」這類評述文字的。收在天地圖書公司〈香港文學評論精選〉系列的六本選集，大部份作品都是先見刊於這些「不牟利」的文藝刊物。今天有幸能夠結集出版，靠的也是藝展局的資助。寫到這裏，不妨拿黃子平在〈漫說「漫說」……〉一文說的幾句話作結束：「文字的時代行將接近尾聲，音像時代大踏步到來。……在北美時，聽到老錢手心生癌的消息。據說他頗慶幸是左手心而不是右手心，不妨礙他繼續寫作。」

黃子平筆下這位「老錢」，是北大教授錢理群。他「慶幸」自己生癌的是左手而不是右手的心事，可以引伸為在香港「蝸居高樓一角」從事字字句句手工業作者的寫照。他們對這種在經濟效益看來幾近無償的「工業」樂此不疲，無他，正因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習慣。放棄了，就渾身不舒服。文人自找苦吃，因為他們會苦中作樂，而這種「樂」是不足為外人道的。

# 智識淵海

天地圖書公司  
戊寅選堂



門市部

總店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及一樓

營業時間：上午十時至下午八時

分店

尖沙咀彌敦道九十六號（加連威老道口）

營業時間：上午十時半至下午九時

查詢電話：二八六一一〇二二 圖文傳真：二八六一一五四一



# 目錄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我的衣食父母    | 1   |
| 傾向光明，傾向善  | 18  |
| 詩應令人愉悅    | 32  |
| 雜記        | 36  |
| 在兩大傳統的陰影下 | 41  |
| 杜甫的兩首詩    | 71  |
| 為甚麼要讀經典？  | 80  |
| 現代詩何以晦澀？  | 85  |
| 有些東西要說    | 90  |
| 生活的態度     | 103 |
| 脫葉而出      | 109 |

哈金的解放 123

文學這棵樹 146

個人寫作的伸張 151

二讀《一滴淚》 157

蘇珊·桑塔格與中國知識分子 166

發揮才智，猶憶良知 172

魯迅作為一個標準 176

從契訶夫到禪 179

再說《薄伽梵歌》 184

弗洛斯特的拒絕 186

語言的分寸感 200

關於詩歌翻譯的通信 217

## 我的衣食父母

一九八二年初春，我買了一本香港三聯書店繁體字版的《新英漢詞典》，因為我已在九龍官塘重生英文夜校報了名，準備學英文——此刻當我寫下「重生」，聯想到學英文給我帶來的重生機會，我才突然明白了這兩個字的意思。我不知道為甚麼要買這麼一本按其規模來說是中型的，對我來說卻是超大型的工具書，因為我讀的是小學課本，並且是從A B C學起，一般只需要一本小學生英漢詞典就夠了。事實上，在夜校開列的購書單中，就有一本小學生英漢詞典。

那時我二十歲，移居香港已四年有餘，由於抵港時既不懂英文也不懂廣東話，我沒有繼續我的學業，而是匯入了幾乎所有來港的親友和同鄉的共同命運——在製衣廠打工。在唸到高中二年級也即移居香港之前，我連二十六個英文字母也背不出來，只懂得一個英文字——農民，並且是用漢語註音。

奇蹟發生了，從夜校第一堂課起，我便對英文入迷，就像當初唸第一個中文就對漢語入迷一樣。大陸中學英文課本安排的單詞，我稱為「概念聯想法」，例如「農村」、「城市」、「農民」、「工人」；而香港小學英文課本安排的單詞，我稱為「讀音和拼寫聯想法」，例如 cake, cat, car, bar, bag, bay，或者說，我一開始就學會了用這種方法來背單詞。

幾個月後，我開始看課外書，張道真的《實用英語語法》、各種英語雜誌和英漢對照讀物，還有若干英文原版——我書架上最早的英文詩集，是一九八三年在辰沖書店購買的葉芝詩選。張著後來遭一些人士指摘，但對我來說，它是一本很好的讀物。事實上，我對英語語法一知半解，就像我對現代漢語語法一知半解一樣。張著有很多英漢對照的例句，我就是通過反覆閱讀例句，揣摩意思。這樣做至少有兩個好處：第一，我把注意力從事實上我怎麼也掌握不了的語法分析，轉移到讀懂每一個肯定比語法分析更豐富的句子，尤其是留心語氣的變化；第二，我不知不覺學起翻譯來了。關於第一點，我想起一件事。我後來讀大學的時候，一位同學翻譯了一篇散文，讓我看看，我把原文和譯文對照了兩三段，就發現不少錯誤，其中一個明顯的問題是，她在譯文中把一些句序作不必要的置換。我指着其中一句說，不可置換句序，按照這個語氣和邏輯，後面應有如此如此一種關係，出現如此如此一個情景。她失聲叫道：正是如此。那個關係和那個情景發生在兩三段之後。

在學英文的過程中，《新英漢》一直是我的良伴。也許是我命中注定要靠英漢詞典自學，當年在大陸的中學，教到國際音標的時候，我竟然聽懂了並且基本上掌握了。我沒想到，多年以後當我打開《新英漢》，那兩三堂國際音標課，就這麼悄悄地派上用場。

夜校的課程實際上只是教給我一些基礎知識，並為我提供一個強制性的學習場所，尤其是做功課；至於要學習我模模糊糊希望掌握的英文，還得靠大量閱讀課外讀物，而閱讀課外讀物，就得靠英漢詞典。《新英漢》由於例句極其豐富詳盡，便成為我更重要的老師。而我相信，它大概也會把我當成重要的學生，因為我每次討教都很認真，把每個詞條的例句慢慢研究一番。我用兩年時間修完香港六年制小學課程，然後到廣州華僑學生補習學校補習了三個月。這次補習，是為了拿一個資格，因為我還未高中畢業，還沒有資格考大學。三個月後我如願考入暨大新聞系國際新聞專業。大學課程中，我最感興趣的當然是英語，不過老實說，就算全部掌握大學英語課程，並且都考個優，也只能勉強稱為略懂英語。一切還得靠自學，尤其是靠英漢詞典。我不但靠英漢詞典學習英文，而且靠它做起翻譯來了，並且是譯詩——很抱歉，被我拿來開刀的，是帕斯捷爾納克的英譯本。

譯詩當然是失敗的，好在也是最後一次失敗。後來回顧，這次經驗卻很有益。這得先從我的詩藝說起。在所有文學作品中，我最喜歡新詩——港台的，五四以來的。剛進大學，碰

上「地下詩」運動，立即就寫起詩來，並皈依朦朧詩以降的地下詩和西方現代詩。在翻譯帕斯捷爾納克的時候，我的詩齡只有一年多，英文學齡大詩齡兩歲，一切皆淺。由於想像力不夠，我只能根據自己有限的想像力，自以為是地捕捉帕斯捷爾納克，結果是胡猜、簡化、曲解；又由於我英語理解力不夠，我也只能根據自己有限的理解力，自以為是地捕捉帕斯捷爾納克英譯。顯然，假如我理解力夠，而想像力不夠，結果同樣會是胡猜、簡化、曲解；假如我想像力夠，而理解力不夠，結果也將是胡猜、簡化、曲解。後來我發現，譯詩界的很多壞譯作，正是上述全部弱點或任擇一項弱點的結果。這些結果還導致另一個壞結果：我自己寫詩的表述力，來表述帕斯捷爾納克，等於是乳臭未乾的小子充當大師。這就是我後來盡量要避免的個性化翻譯。哪怕是既有想像力又有理解力，但表述力沒校準（這主要牽涉到譯者怎樣理解現代詩和現代漢語），結果也還是壞譯作。

英文學齡大詩齡兩歲，在彼此都還嫩的時候，將不可避免地演起難兄難弟的鬧劇。但是，隨着它們逐漸長大，這對難兄難弟也慢慢懂事，互相扶持。學習英文的過程，困難重重。它最先會引誘你，主要體現在學習最初兩三千個詞彙和簡單語法的時候，你會興趣勃勃，信心十足；之後，大概每增加兩千個詞彙，就遇到一大難關，包括越來越複雜的語法和語法都解決不了的種種障礙。過了一萬個詞彙，就有點寸步難行，以前的經驗和辦法全都不

管用，除非你完全浸泡在英文書刊裏。我過關斬將的辦法，是進一步退兩步，等站穩腳根之後，就來一次飛躍。首先是大量閱讀幾乎不用查詞典的簡寫本，訓練語感，經常是大聲誦讀，也不管唸得準不準，讓自己的閱讀過程流暢起來，也讓自己的心情舒暢起來；然後接受重量級讀物的打擊，例如讀《時代》雜誌，讓自己不要說唸不出聲，就是連看也看得眼花繚亂——真正意義上的目瞪口呆；接着開始安撫傷口，讀些低於《時代》、高於簡寫本的讀物，或者乾脆再退回簡寫本，重新培養信心。介於兩者之間的，是對我來說最重要的英漢對照讀物，這也是精讀和泛讀的最佳綜合：既可透過漢譯理解艱深的長句，又可保持閱讀的速度。如此循環往復，漸次推進，經年累月，還是很有效的。不過，這樣熬法，除非你有點傻氣，否則早就撤了。寫詩也一樣困難重重，如果不是更困難。所以，十年八年下來，沒幾個人能挺得住，無論是寫詩還是學英文。

由於兩兄弟年齡不一樣，更何況進度並非平行，而是有參差的，所以那個上不來的時候，這個就說：加把勁吧，你瞧我熬到這個程度了。這個洩氣的時候，那個也說：你不是鼓勵我嗎，再咬咬牙關。

公正地講，沿途的風光確實迷人，值得你汗流浹背。

早在翻譯帕斯捷爾納克的過程中，我已意識到《新英漢》的一些缺陷。它收詞不足，短語也遠遠不夠應付翻譯道路上各種預料不到的障礙，還有就是它的例句，很多是中國化的英文，缺乏時代氣息——倒是有太多「文革」時代的氣息，尤其是有頗多馬列毛著作例句和政治套語，追不上千變萬化的資本主義新生事物。鄭易里主編的《英華大詞典》出色地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：它收詞多，短語和習語密密麻麻。事實上，《英華》才是一本更適合翻譯工作者使用的詞典，而《新英漢》是一本較適合英語學習者的詞典。《英華》的缺點剛好與《新英漢》相反：例句不夠，對我這個靠例句摸路的人來說，很傷腦筋；此外，它不大好查，尤其是表示形容詞 *adj.*、名詞 *n.*、及物動詞 *v.t.* 和不及物動詞 *v.i.* 等的縮略字，小得幾乎難以辨認。我一般是兩本互補使用，在使用過程中，我經常夢想有一本綜合這兩本英漢詞典之優點的英漢大詞典。這個夢想真的實現了，並且，像很多實現了的夢想一樣，它比你原來夢想的還要美好得多。

在實現這個應是所有英漢譯者的夢想之前，我還實現了一個完全不敢夢想的夢想：一九九〇年十月中旬的一個晚上，經一位同學介紹，我帶着已經殘破不堪的《新英漢》，來到大公報編輯部考國際新聞翻譯。我沒把《英華》也帶上，是因為不敢帶得太多，讓人以為我完全得依靠詞典（事實上我的想法完全錯了：任何有翻譯經驗的人看到這個小伙子竟然配備當

今最好的兩本英漢詞典，肯定會打心底裏喜歡他）。而選擇帶上《新英漢》，當然是因為它例句豐富，可避免出錯。幾天後的一個晚上，我接到上班的通知。我點了一根煙，用手觸摸放在我枕邊的《新英漢》：一個階段結束了，陪我整整八年的詞典啊，我明天就要上班，是你退休的時候了。

我帶着《英華》上班，同事也是用《英華》和《新英漢》。順便一提，在進報館約一年前，我的翻譯努力已有若干成果，譯了一批卡瓦菲斯和聶魯達的詩，都是通過英譯轉譯，還譯了奧登一篇挺長的散文。後來重新校對，還好，總算經得起自己的考驗。但是，跟在報館的訓練相比，我在此之前的英文能力和翻譯能力，只算是個小學生，我相信，哪怕我去讀外語系或翻譯系的研究生或博士生，我都學不到在報館學到的技能，尤其是那種強度和速度、深度和廣度。

最初半年，尤其是最初三個月，既因為新鮮而充滿熱情，又因為責任而小心謹慎，復因為一貫愛獨立思考而精神緊張。我把同事譯過的原文拿回宿舍，第二天報紙出來，再對照着看，研究別人的譯法，尤其特別留心自己的譯稿，被上司作了哪些改動。我說自己愛獨立思考，並不是指自己缺乏不恥下問的精神。我不放過任何可疑之處，一定要弄清楚，真的弄不明白，才問上司和同事，這樣，一旦得到解答，就立即恍然大悟，學起來也就印象深刻。即

使上司或同事把意思告訴我了，我也必須自己完全讀通了原文，否則我會要求他們幫助我讀通它。過了三個月的試用期，上司說了一句表揚兼鞭策的話：不必譯得那麼完美，但可在速度上加快。這跟他當初提醒我的很不一樣，那時他說：一定要譯好，少出錯，不講數量，如果毛病多，數量又大，他就得浪費很多時間在校對上，變成災難。

那時我每小時譯三四百字，怎麼努力都無法突破。半年後，我才取得第一次突破，每小時譯六七百字；兩年後才真正感到融會貫通，又取得一次突破；四年後使用中文電腦，取得第三次突破。之後，翻譯便如同打字，英文剛映入視野，中文已出現在電腦屏幕上。

進報館之後，我意識到這是我生命的水嶺。我沒想到，英文會成為我的謀生工具。這對我後來的寫作和做人，有很大影響：只要專心做一件事，終有一天會得到回報。從學英文到以英文謀生，回報期是很長的——而我知道，寫作的回報期會更長，因為寫作的回報是跟寫作的抱負掛鉤的，而寫作的抱負可以不斷擴大。

也是在進報館之後，我對一本綜合《新英漢》和《英華》之優點的英漢大詞典的渴望，變得愈來愈強烈。我希望它是一本不必讓我經常為了一個字而必須同時翻查《英華》和《新英漢》的詞典。（值得一提的是，很久以後我才發現，《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》無論釋義還是翻譯，都十分準確和明白，我常常在其他詞典不能滿足我的時候，求助於該詞典的一些